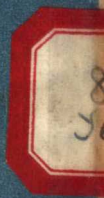


吹劍錄全編



〔宋〕俞文豹撰 張宗祥校訂

吹劍錄全編

古典文學出版社

吹劍錄全編

〔宋〕俞文豹撰

張宗祥校訂

*

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86號

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208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9/16 補頁 1 字數 80,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800 定價 (7) 0.42元

吹劍錄

此編已刊行板留書肆不可復

得因刪舊本新再與續集並

余以文字之緣漫浪江湖者四十年乃

索居京國應酬簡省心跡稍繁東坡詩惟有王

城最堪隱万人如海一身藏因名所居為堪隱

掩閤守泊條理故書以昔見聞與今所得信筆

錄之莊子云吹劍首者決而已呖許劣反謂無

韻也淳祐三年人日括蒼俞文豹文蔚序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影書錄劍吹本鈔明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藏)

吹劍錄外集序

始余作此編蓋即前言往事辨證發明以寓勸戒之意而好高者以人微而嘲左好竒者以文多而閤衷雖余亦自病其繁蕪宋景文曰每見舊作憤之欲焚吾歐公曰著述須老後積勳宜少時二公之言不我欺也因續三為四以驗其學之進否淳祐與戊仲秋日



鮑廷博校鈔本吹劍錄外集書影
(南京圖書館藏)

吹劍錄全編總目

書影

一 明抄本吹劍錄

二 鮑廷博校鈔本吹劍錄外集

吹劍錄	一
吹劍續錄(逸文輯存)	一
吹劍三錄	一
吹劍四錄	九
唾玉集(逸文輯存)	一
吹劍錄敍錄	一

吹劍錄

宋俞文豹撰

此編已刊行。板留書肆。不可復得。因刪舊添新。再與續集並刊。

余以文字之緣。漫浪江湖者四十年。乃今倦游。索居京國。應酬簡省。心跡稍寧。東坡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因名所居爲堪隱。掩關守泊。條理故書。以昔見聞。與今所得。信筆錄之。莊子云。吹劍首者。映而已。映。許劣反。謂無韻也。淳祐三年人日。括蒼俞文豹文蔚序。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學到則理到。年長則識長。胡文定作春秋傳。凡四十年。屢刪屢改。及書成。舊錄存者無幾。

溫公歸洛講孝經。有二父老往聽講。持簞食豆羹以獻。公爲享盡。講庶人章。講畢。父老請曰。自天子至士。皆有詩。庶人獨無。何也。公不能答。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何晏注。焉。於虔反。屬下句。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注。已無所敢死。是以敢爲勇。疑於擊。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晦庵解以縮爲直。於義未安。按廣韻注曰。斂也。退也。謂自反而不能退縮。是有鬪心也。雖褐寬博。亦不慚焉。自反而能退縮。雖千萬人在前。我無競。

心往亦無害。

入則無法家拂士，當如詩四方以無拂，音拂，謂其忠鯁拂逆人意，足相儆戒。若依注作弼字，則凡有位者皆弼士，何足與法家敵國並言。

萬章問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則不得妻，文約謂君即父也。以天子降二女於匹夫，豈必聽命於其父母乎？然一、二千年傳聞之事，無稽之間也。若孔門則無此問答。

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何至如此，不如賈誼云：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以犬馬自待。劉公攀亦云：遇人以犬馬，彼將以犬馬自爲。

范太史曰：公劉非好貨，乃厚民也。太王非好色，乃齊家也。人君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特就宣王言之耳。

子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人也。按左氏，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公不召而射鴻於圃。及文子如戚，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文子懼，併孳于戚，公使子蟻與之盟。文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音哪，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爲孫氏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射公孫丁。觀此，則尹公佗豈端人哉。帝度其心，貺其德音。爾雅曰：貺，安也。定也。言上帝度王季之心，安其德音。爾左傳乃曰：心能制義曰度。德

正應和曰。頡。并下文爲九德。杜預遂注曰。莫然清淨。鄭氏又引此釋本詩。皆誤矣。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下體。根也。言夫婦不以色衰相棄。猶采葑菲。不可以根苦而棄其葉。注乃謂其根有美有惡。坊記曰。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言不兼根葉以盡利。注乃謂無以其根美則取之。苦則棄之。惟左傳注爲得之。晉曰。季請用冀缺。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注。葑菲之菜。上善下惡。不可以其惡而棄其善。武帝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按莊公元年。齊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四年。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蓋襄公霸國之強。紀不能敵。至於大去其國。紀季以國入于齊。伯姬憂憤而卒。葬于他邦。宗廟社稷。一旦丘墟。夫婦兄弟。不能相保。春秋方哀紀侯之滅亡。善紀季之不廢宗祀。安有大襄公之意。惟公羊謂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故有是言。然齊詩則襄公極言其荒淫怠慢。安能上念九世之讎。其滅紀也。直以無道行之耳。

晉侯疾。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絲。殛于羽山。化爲黃熊。入于羽淵。實爲夏郊。柳子厚曰。絲。禹之父。故郊焉。非爲熊也。文豹謂凡夢飛走之物。皆生氣也。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乃生男子。晉侯此夢。其復生之兆。故未幾而疾愈。左傳注。熊亦作能。三足鼈也。說文及字林。皆云。熊。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爲鼈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豈緣化爲二物乎。然漢書昌邑王見大熊。龔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庭。室

將空也。又玉篇注云。獸似豕。山居冬蟄。毛詩及孟子注亦皆作獸。恐非鼯鼠。

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一也。物者事也。凡人作事皆出於心。心能專一。何事不成。如寫一字。縫一針。必專心一意。然後端好。稍不誠則鹵莽滅裂。有始而無終矣。由是言之。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不可斯須無此誠。

胡致堂曰。論語言仁六十餘處。獨答樊遲以愛人。韓愈而後。遂皆以愛命之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何所不有。豈止愛乎。漢唐諸儒。皆未知此。故曰。軻之後不得其傳。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謂其真淳如赤子爾。注乃云。神明保祐之。如父母於赤子。又躁勝寒。靜勝熱。注。勝極也。春夏陽躁極則物死。秋冬物靜極則熱。熱則生。二說皆非。凡人心躁則煩熱。故可勝寒。心靜則清涼。自不覺熱。

曾肇言。堯舜同出黃帝。舜爲堯三年喪者。以嘗臣堯也。溫益曰。史記不足信。若同所出。則舜娶堯女。爲娶從祖姑。肇引大傳及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爲證。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魯不當用。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或問禘之說。則託以不知。意可見矣。宋欲以桑林享晉侯。荀偃辭焉者。以諸侯不可當天子樂也。晉劉弘都督荊州。時總章樂人皆避亂焉。或勸弘可作樂。弘曰。昔劉景升令杜夔爲天子合樂。欲奏之。夔曰。爲天子樂而庭奏之。恐非將軍本心。唐韋皋

帥嶺南作奉聖樂于顛又作順聖樂呂夷簡謂禮樂非諸侯可擅興皆廢之孰謂魯儒書之國不知出此荆公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伊川曰介甫此言全不知事君人臣豈有過分事凡有所爲皆臣職之當然

孔子罪湯武之意深矣曰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伊尹相湯者也無一辭及之伯夷非武王者也則屢稱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序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序泰誓曰武王伐殷序洪範曰武王勝殷殺受其罪湯武也甚矣但書法譴駁語意含蓄讀者未知其爲罪之之辭漢王生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君有失臣不正言而伐之唐陸淳曰太公殷臣紂暴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贊伊尹謂此也此說正夫子之本旨惜當時諸儒見不及此故言以人廢韓文公伯夷頌雖甚激揚然終不敢斥言武王至東坡武王論出而後夫子之深意始大暴白於天下後世然謂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是又未究聖人之書法也蓋叛者忘義而背其君者也弑者陰謀而賊其君者也叛與弑君臣之義雖絕君臣之分猶存至於湯武直以勢強力敵倡率天下以兵臨之視夏殷猶與國視桀紂猶匹夫伐之放之殺之夷然不顧略無君臣之分矣故書序曰伐曰勝曰放曰殺其罪過於叛與弑矣

李泰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爲王蓋是時周室微弱不齒於七國故孟子但知有齊宣

梁惠爾。孔子作春秋。於吳楚越之君。止稱曰子。未嘗王之。孟子於齊梁之王。則偃然稱之。予以見此時雖孟子亦不知有周王矣。

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君。可乎。或者宣王見周室微弱。有問鼎之心。故設爲是問。孟子而有尊王之心。欲引其君以當道。而爲湯武之地。則當託以應天順人之說。而乃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吾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故前輩謂湯武非賢君。伊呂非賢臣。孟子非賢人。

伯夷叔齊不顧其身。爲萬世扶持名義。夫子稱之。昌黎頌之。屈原怨懟其君。離騷雖與日月爭光。通鑑則併其事削去。而李太白乃云。夷齊餓死終無成。又云。虛作離騷使人讀。馬子才云。屈原枉死汨羅水。夷齊空餓西山坡。穎濱上劉長安。則又曰。伯夷叔齊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公豈未之思乎。

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辭及武王。末後方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其罪武王也。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鏘不露。銛原作鉞。依明鈔本改。自佛入中國。凡爲其徒作碑記者。皆務爲梵語。獨公

送文暢序。不肯自叛其教。所謂法度森嚴也。

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孔子答陳司敗之問曰。知禮。蓋爲君諱也。晉獻公惑驪姬之譖。申生曰。君安驪姬。蓋爲父隱也。唐天寶之亂。兆於楊貴妃。杜子美身罹其禍。北征詩止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哀江頭。

詩雖稍述其事。而惻然有黍離閔周之意。至白樂天長恨歌。元徽之連昌宮詞。直播其惡於衆。略無忌憚。李太白作上皇西巡歌十首。及歌永王璘渡江。亦謂之東巡。其第十章云。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我王樓艦輕秦漢。卻似天皇欲度遼。全無君臣之別矣。

古今論孔明者。莫不以忠義許之。然予兄文龍嘗考其顛末。以爲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之忠於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稱爲中山靖王之後。然其服屬疎遠。世數難考。溫公謂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況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藉使以爲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曰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甚正。其志甚偉。自孔明聞之以跨荆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向始移。無復以獻帝爲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或都許。或都長安。或幸洛陽。宮室煨燼。越在籬棘間。備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蓋其帝蜀之心。已定于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救于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足之說。夫鼎足之說。始于蒯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猶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爲是說。則獻帝無復染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勝。若備若亮。何以厲

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于自王，及稱帝武擔，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爲義帝編素仗大義，連孫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卽帝位，而反鋒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故費詩以爲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公，猶必待天子之命，苟或且以此憤死，以不之篡逆，亦必待獻帝之禪。楊彪且不肯臣之，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固方曉曉以興復漢室爲辭，不知興復漢室爲獻帝邪，爲劉備邪。亮既有心於帝備矣，萬一果能興復，將置獻帝于何地，出師一表，雖忠誠懇懇，特忠於所事爾。其于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樂自許，宜其志慮之所圖回，功業之所成就，止于區區一蜀耳。或者但謂備劉氏宗也，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于備，卽忠于漢矣。吁，無獻帝則可有獻帝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則赤眉之立劉盆子，亦有辭于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爭強，周室微弱，孔子無一日不以尊王爲心。若如亮之見，則魯同姓也，亦可奉之爲王矣。天下後世，惟持此見，故于孔明之事，無敢置異議于其間。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漢之君旣稱獻帝，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天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爲續書之僭也。余兄嘗以是說取解于同文館，又有孔明識時

務論板行。王應奎曰：宋俞文豹吹劍錄中，有論孔明一則，實其忠于劉備，而不忠于漢，爲辭甚辨，以予考之，則其說非是。夫孟子，私淑孔子者也。孔子意在尊周室，故春秋之作，加于王正，以示大一統之義，而孟子於齊梁之君，則勉之以王，不復以周室爲言。蓋知周之不可復興也。漢之有獻帝，非猶周之有顯王乎？孔明之不復以漢帝爲念，猶孟子意也。必執此以罪孔明，而謂其不忠於漢，是可與經而不可與權者也。至謂備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尤於當日事勢，有迂闊而不近情者。夫自操迎帝都許，朝廷已在彼掌握中，若必稟命而行，是不啻以其情而輸之於操矣。其能與操樹敵乎？又謂備非人望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目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夫出於敵人之口，其加以惡名也固宜，即使備之爲備，果非人望所歸，亮亦不得舍漢之宗室，而反委身於人望所歸之他姓也。且備爲漢宗室，亮委身事之，猶不免吹毛索瘢，假使委身他姓，吾不知後人之指摘，更當如何。又謂以操之姦雄，自王自帝，此尤與兒童之見無異。夫當操之世，天子已如贅疣，其王其帝，名爲出自朝廷，而實操隱有以使之，假使備之稱號，而必稟命天子，彼天子之權，已歸之操矣。操其肯以尊號予敵乎？總之論古人者，不審時勢，而望影亂談，使如無理取鬧，其不爲有識所掩口者幾希。○明鈔本無王應奎日一段。

朱文公通鑑綱目，以正名爲先。子雲仕于漢也。于莽元鳳元年，書莽大夫揚雄死，以法言盛稱莽功德，及作劇秦美新也。淵明沒于宋也。于文帝元嘉四年，書曰晉徵士陶潛卒，以潛自謂世爲晉輔，恥復屈身異代，故不復仕也。書武后事，終始用中宗年號。如云中宗嗣聖九年，周武后如意元年九月，周以狄仁傑同

平章事。蓋純用春秋筆法也。然魏雖僭竊，畢竟受禪于獻帝。蜀雖劉氏宗，溫公云：昭烈稱中山靖王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紹漢統。今綱目乃黜魏而以蜀爲正統，書魏曰魏主，吳曰吳王，公必有所見也。

古大賢雖左氏孟子稱夫子止曰仲尼，不敢名焉。唐文宗賜裴度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以天子而名聖人，又用其語，故無嫌。李白乃云：狂歌笑孔丘，韓文公云：柄用儒雅崇丘軻，荆公云：驅馬臨風想聖丘。馬子才云：何必嫌恨傷丘軻，然此猶可也。杜子美醉時歌：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百世帝王之師，名呼而儕之盜跖，何止得罪于名教。

原涉云：家人寡婦，始自約敕時，意慕宋伯姬爲人，不幸爲盜賊所污，遂行淫矣。雖知其非而不能改，柳子厚河間傳亦此意也。如涉所云：自足以勸戒，何必極狀其淫蕩之醜。又捕虵說：卽苛政猛于虎之謂。禮記以八十言盡之，子厚乃六百字，文曰勝，質曰衰，可以觀世變矣。

張宛丘陳湯論曰：自漢擊匈奴，得單于者一陳湯耳。封焉而著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文豹謂以一時雋功，賞之可也。以矯制斬單于著之令甲，非所以示大訓也。

東坡曰：唐無文章，惟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文豹謂曲眉而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數句可去。

蘭亭記不入選者。以天朗氣清。春言秋景。又絲竹管絃語重。文豹謂此特小疵。如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又因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此數句甚無謂。

滕王閣序。本賦景物。序游宴耳。而自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至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凡三十來句。無非怨辭。蓋勃以殺官奴除名。父福時坐貶交趾。時原作時。依明鈔本改。今勃往省侍。道出鍾陵。適遇開

宴。因以洩其忿。及去。渡海溺死。此文其讖歟。

世稱王羲之以工書稱。羅隱以工詩。殷浩北伐。羲之遺書曰。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急。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宜退保長江。引咎責躬。更爲善治。梁祖受禪。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吳越。自爲東帝。何至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吳王始以隱爲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心甚義之。此豈舒箋點翰。雕章琢句者。所能出此。

唐子西硯銘。謂筆墨硯。氣類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動者夭乎。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此銘猶濂溪拙賦。皆本于仁者壽之說。然世道不古。後生飄揚。朴厚遲鈍之人。懼不免于訕笑。又安敢語此。杜子美云。晚將未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東坡云。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公相待今安有。